

寻找抗日英烈遗亲追踪报道

“感谢你们带来失散亲人消息”

□晚报记者 高洪驰 文/图

几天来，记者在西华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及商水县邓城镇政府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常平阻击战中牺牲的李梅振英烈的外甥王结石。

《寻觅英烈遗亲以慰忠魂》一文经晚报刊发后，引起了西华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县民政局等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指派专人、专车陪同记者调查走访。西华县档案局、县文史办、县地名办等多家单位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西华县老年协会秘书长张启范得知此事后，随即召开协会会议，动员全县老年人寻找英烈后人。全县引发了一场寻找英烈后人热潮。但由于时隔久远及口音有异，始终未找到“潭烈村”以及李梅振的任何线索，寻亲几度陷入困境。

12月1日，就在记者与西华县委宣传部有关人员商量下一步寻找计划时，情况发生了转机。当日11时许，市区的王先生打来电话，称他曾于1963年至1968年期间在商水县邓城一带工作，当时那里归西华县管辖，后因交通不便以沙河为界，将邓城划归商水县。王先生记得邓城向西约7.5公里处，有一个“林村”与潭庄相



记者走访当地老人

邻，由于口音问题，当地人一直把“林村”叫做“烈村”。王先生建议记者前往林村寻找。

当天下午，西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彭世繁陪同记者驱车来到商水县邓城镇。林村村民刘金向介绍，林村位于沙河腹地，解放前这里十年九淹，村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潭，有人曾把该村比喻成被潭水包围的村庄，具体林村有没有叫过潭烈村，他已经没有印象了。

据该村70多岁的刘金凯老人回忆，很久以前，林村确实有户李姓人家，是从外地逃荒落户到

他们村的，李家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李安祥，多年前病逝，没有留下后人；二儿子被国民党部队抓走后，就杳无音信。

刘金凯老人还向记者推荐了现年83岁的董远老人，说她可能对当年的情况有些印象。而董远、曹本善夫妇表示，李家有两个儿子和3个女儿，并称李家有一位亲戚叫王结石，就住在林村附近。

得到这一线索后，在镇干部张建立、林村党支部书记刘丙芳的帮助下，我们沿着崎岖的乡间小路来到王结石家中。今年86岁的王结石老人得知我们的来意，

称他的大舅父李安祥确已在多年前病逝，说到这里，老人泪流满面。

王结石老人说，记忆中，李安祥兄弟五人，日军进攻中原前夕，国民党四处抓壮丁时抓走了二舅父李震祥，之后就杳无音信。后因时局变动，兄妹几人走散。几十年来，大舅父经多方寻找，打听到了他的两位妹妹的下落，其中一位妹妹居住在白地村，但现如今他们已先后病故。

在朦胧的夜色下，我们一行来到白地村。据当地人说，很早以前确实有一位从林村嫁过来的李姓女子，她的女儿张梅荣现嫁往林村。记者一行返回林村，找到了现年55岁的张梅荣。张梅荣称，她曾经听老人们说，家族中一位70年前被抓入伍的老人名叫李震祥，“梅震”是他的乳名。

对我们的到来，王结石激动不已，他一再表示，“感谢你们带来失散几十年亲人的消息”，这些年来，他一直很想念逝去的亲人，也“很想到舅父牺牲的地方去看看”，可是年岁已大，又没有后人照顾，心愿难以实现，但仍十分感谢社会各界在他有生之年带来了亲人的消息。

“但愿所有英烈都能魂归故里”

□晚报记者 马治卫

商水县北菜园村支书乔战士，自费租车寻找英烈单成德的后人，历时13天，终于找到单成德77岁的女儿赵玲。“但愿所有英烈都能魂归故里！”12月2日，乔战士平静地说起自己寻找英烈后人的初衷。

“老姥爷”细说“玩伴”

乔战士说，找到单成德的后人，“老姥爷”也功不可没。“老姥爷”是商水县北菜园村的李国启，因为他小名叫“炳”，又在村里年龄最大，村民都称他“老姥爷”。“老姥爷”今年89岁了，小时候经常与单成德在一起玩耍。提起儿时玩伴，“老姥爷”禁不住流满面地说，单成德小名叫“庄”，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乖孩子，经常到菜园里帮父母种菜干重活。单成德有

个哥哥叫单成志，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单成德的父母身体不好，哥哥被抓走后，一家的重担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可令单成德万万没想到的是，哥哥被抓走后，他自己结婚不到两年，也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单成德被抓走后，其妻子生下一个女儿。

村支书自费四处寻找

乔战士虽然今年才38岁，但他在北菜园村任党支部书记已13年。今年10月，他从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中得知，沁阳市文联副主席李建国，多年如一日地寻找英烈后人，其中有个英烈叫单成德，是商水县北菜园人。乔战士顿时热血沸腾，他通过中央电视台找到李建国的电话，确认情况后，也踏上寻找单成德后人的“征程”。乔战士首先找“老姥爷”了解情况，“老姥爷”说，单成德当

兵走后，其妻生下一个女儿，但由于“老姥爷”后来也被当壮丁抓走了，其他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单成德还有个姐姐，嫁到了城西三里桥村。于是，乔战士和叔叔乔茂勤一起租车来到三里桥村，却发现单成德的姐姐、姐夫都已去世。不过，单成德姐姐的大儿子介绍，他的母亲说单成德走后，其妻改嫁到城关乡南赵庄。乔战士在南赵庄一位60多岁的老人那儿了解到，确实有位“北菜园”的妇女改嫁到这里，不过这名妇女已经去世，其女儿叫赵玲，嫁到了化河乡的贺庄。

英烈女儿为祭父筹路费

一路打听，乔战士和乔茂勤又来到化河乡贺庄。“您北菜园有啥亲戚吗？”乔战士敲开赵玲老太家的门，开门见山地问。赵玲老太顿时一愣，不知道如何回答。待乔

战士说明来意，赵玲老太顿时泣不成声。赵玲老太介绍，听母亲说，亲生父亲小名叫“庄”，大名叫单成德。父亲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她4岁那年，母亲曾带她回北菜园村祭奠爷爷。确认赵玲老太是单成德的女儿后，乔战士把自己的号码留给了她。可赵玲老太看错了号码，给乔战士打电话时，怎么也拨不通，赵玲决定亲自去北菜园村再寻见乔战士。乔战士从化河乡贺庄回来的第二天，早上5时一开门，就看见赵玲老太已在门外，顿时眼泪就流下来了。赵玲老太说，她早上不到4时就起床，步行4公里赶到北菜园村。“我家还存一些豆子，把豆子卖了，我要去沁阳祭奠父亲。”听了赵玲老太的话，乔战士禁不住泪流满面。

赵玲身体状况良好 今启程赴沁阳祭父

□晚报记者 马治卫/文 朱 鸿/图

本报讯 12月3日下午，周口博爱妇科医院传来喜讯：经全面体检，英烈单成德的女儿赵玲身体状况良好，明日医院就派人护送老太启程前往沁阳。

当日8时许，周口博爱妇科医院的专车就赶到了商水。一路颠簸，记者随车来到赵玲老太太家，只见其居住的3间平房与附近楼房相比，显得甚是低矮、破旧。走进屋内，记者发现，房间内没有任何电器和值钱的东西，粮食和棉被凌乱地堆放在一起，显得很拥挤。“20多年没去过周口了。”得知去医院体检身体，赵玲老太太特地换了身新衣服。

从商水到市区，赵玲老太一



医生拿着检查结果，高兴地告诉老人“一切正常”

路上显得特别激动。她介绍，目前她种有1亩多地，家里还养有几只羊，由于平时不喜欢闲着，自

我感觉身体还不错。“大娘，你辛苦了！”9时25分，车一驶进医院大门，两名等候多时的护士忙

把老人扶进病房。量血压、做B超、测心电图……一系列身体检查过后，医院还特地为老人买来早餐。“感谢周口博爱妇科医院，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老人喝着牛奶吃着面包，感谢的话说个不停。

14时50分，周口博爱妇科医院打来报喜电话。该院副院长庄华生介绍，检查发现，赵玲老太太肝、胆、脾、肾、血压、血脂等都比较好，身体状况很好，去沁阳祭父身体方面没有太大问题。庄华生表示，为保证赵玲老太来回路上的安全，医院将派最好的医生一同前往沁阳，对老太进行全程护理。

据了解，赵玲老太去沁阳祭父期间，其大儿子贺治来也将一同前往。

生活杂谈

公务员考核 该先考核谁？

□郭松民

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被评为“不称职”等级的公务员将被辞退，“公务员队伍将建退出机制”的说法终于首次落到了“纸面上”。2日，国家公务员局连发《公务员培训规定》、《公务员奖励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三个试行规定，并于即日起生效实施(12月3日《北京晨报》)。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有了退出机制，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选优汰劣，公务员队伍死水一潭，“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局面当有所改观。

但任何事情都会有两面性，公务员考核机制也不例外。仔细研究一下《公务员考核规定》的考核程序就会发现，“领导”是免于考核的，因为“本规定所称公务员考核是指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考核”，不仅如此，领导还是天然的“考核者”，在决定谁“称职”谁“不称职”的考核中，“领导—考核者”的态度至关重要，程序第二条规定，由主管领导“写出评语，提出考核等次建议和改进提高的要求”，第四条规定“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这两条规定，很容易把考核变成“领导一句话”。

这样的规定有合理性，但也潜伏着不小的风险，关键在于“领导—考核者”的立足点。如果“领导—考核者”的立足点在于把工作做好，向社会和公众负责，则他自然会比较客观地掌握考核标准，给那些优秀的公务员以较高的等次；反之，如果他是一个腐败分子，只顾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则考核就势必会成为他排除异己的手段，那些愿意照章办事，不肯配合他腐败的公务员，就会被他的领导定上一个“不称职”的等次，排除出公务员队伍，由于这完全符合程序，被排斥者还有苦难言。

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学者提议将各种指标予以量化。但从实际情况看，将考核指标完全量化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说不可能，是因为在“德能勤绩廉”五项指标中，除了“绩”之外，其他都很难量化，而只能是一种“印象”或者“舆论”，比如做几次好事算是有“德”？提前多长时间上班算“勤”？说不必要，是因为“量”和“质”虽然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像螺丝扣那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量”是死的，生活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勉强要量化，难免不会出现削足适履的可笑状况。

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先解决“领导—考核者”的立足点问题，先对“领导—考核者”进行考核，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匆匆实行《公务员考核规定》，很可能出现“逆淘汰”的局面，即被淘汰出局的，反而是那些正派优秀的公务员，而留下来的，却是那些逢迎拍马、钻营有术的劣质公务员。

那么，谁来对“领导—考核者”进行考核呢？从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看，最恰当的机构莫过于各级人大了。以一个城市为例，市长和各局局长都是由人大直接或间接选举和任命的，人大当然也有权对他们进行考核，并最终通过“信任投票”的方式决定考核结果——如果市长和各局局长无法在每年的人大例会上获得过半数的信任票，则属于“不称职”，应主动辞职或被免职，这样一来，他们的公务员“考核者”的资格也就自然失去了。

先由人大考核“领导—考核者”，再由通过考核的“领导—考核者”考核公务员，有了这样一个大的程序约束，《公务员考核规定》也许就能够达到其制定者的预期目的了。